

■新作聚焦

叶弥长篇小说《不老》：

爱的希望诗学

□李德南

关于叶弥的《不老》，我们该如何阅读，又该如何谈论？可以从阅读《风流图卷》开始，因为《风流图卷》《不老》原本是作为一部作品来进行构思，它们在主题、人物和情节等诸多方面互有关联。我们也可以直接从《不老》启程进行阅读，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它们已变得自主、独立。《不老》本身也有不同的阅读角度。比如“不老”是这部长篇小说最为重要的主线，小说的许多情节、意象与思考，都与之有关。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词——爱——作为路标而开始阅读之旅。阅读《不老》，我们不会忽视爱的存在——它是爱的颂歌与哀歌。

爱的多重面影

《不老》是爱的多重奏，展现了爱的不同形态、强度和热度，也展现了与爱相关的种种问题。

《不老》的主要叙事时间设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如下的故事主线：35岁的孔燕妮在等待男友张风毅出狱前的25天里，结识了从北京到江南小城吴郭来调研的俞华南。在陪着俞华南考察的日子里，吴郭城里的各色人等纷纷出场，吴郭甚至中国的种种变化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显现。孔燕妮的真挚、大胆与虔诚，令俞华南折服和爱慕，俞华南的神秘、博学与沉静也让她心生涟漪。他们互相吸引却若即若离，发乎情而止乎礼。11月18日，张风毅即将出狱，俞华南要回北京去接受治疗，孔燕妮则要前往白鹭村开创新的事业。

在《不老》中，爱发生于孔燕妮与张风毅之间，也发生于孔燕妮与俞华南之间。张风毅与俞华南的个性有不少差异。比如张风毅充满活力和热力，如夏日里被晒热的大河，俞华南则矜持、温和，如春日里被月光照着的小溪。虽然两者的性格有差异，但又很难说孔燕妮对他们的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爱。因为孔燕妮是不稳定的，是矛盾的。她有太多的困厄、不安与悲苦，也有她的力量与执着，种种因素使得她不停地寻找，每缝遇到新的爱情，总会奋不顾身地去投入与付出。她渴望得到力量，在爱中被拯救；她也想付出力量，以爱去拯救别人。比如遇到俞华南，她能察觉到俞华南内心有悲苦，于是渴望用爱去抚平他的悲苦，也证明自己有超常的爱的能力。去爱之于孔燕妮，是为渡人，也为成己。成己又不是渴求一种终极的圆满，相反，是为了始终在爱的过程当中，因为圆满往往意味着终结。对于孔燕妮来说，不停地爱，既是不得不为之的精神轮回，也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才能体现生命的活力。

孔燕妮与张风毅、俞华南的爱，都涉及肉体之爱与灵魂之爱的问题。他们之间主要是爱情之爱。温德好与孔燕妮之间的种种则更像是一种友爱，或是近似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他们曾经相拥而眠，却几乎没有情欲的成分，更多是精神上的互相支持或成全。西蒙·梅说：“在友爱中，双方应以一种细致的方式尊重对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并矢志于发觉、培养和享受对方身上的善。”温德好与孔燕妮之间便是如此。

《不老》还写到许多不同形式的爱。比如孔朝山和张柔和当年的爱情，“两个人之间的爱就像春天里的一阵风，一刮就没影了。”他们的相遇虽然短暂，对张柔和来说却足以构成一个事件，足以影响她的一生。这种影响，却不是创造意义上的。爱情之于张柔和，是黯淡现实的补偿，又是过于迅速地破灭的幻象。在《不老》中，爱有不同的面影。

对社会历史的重返与重思

《不老》用了很大的篇幅去书写爱，又涉及现代以来的诸多重大问题，蕴含着对上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返与重思。

在《爱的历史》一书中，西蒙·梅曾谈到，自十七八世纪起，西方世界在逐渐丧失对上帝的信仰后，曾出现了上帝的各种形式的替身。自由、理性、进步、民族、国家和种种形式的主义，都曾经或正在被奉上信



《不老》有一种关于历史的
可能诗学，有一种关于生活的
希望诗学，是一部蕴含着对话理想
和对话精神的长篇小说。

叶弥本着历史理性和历史
情怀，与历史进行交谈，倾听历史
的呼声与时代的先声。她以
内心镜像表现时代镜像，以心灵
史与社会史相融合的方式，写出
了大变时代的平静与暗涌。

仰的神坛，填补宗教信仰破灭后留下的空洞。而这些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也曾经出现，只不过是和西方非常不一样的语境中出现。《不老》蕴含着对个人与国家、物质与精神、革命与改良、激进主义等命题的具体呈现和思考，是以情感史书写社会史。

《不老》试图写出人和历史的复杂性，也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孔燕妮和俞华南有过一场关于解放思想和物质生活的对话。孔燕妮曾谈到，她并不否认物质的意义，但她反对把解放思想简单化。回顾历史，人们之所以吃了不少苦头，就在于把许多东西简单化。柳家骥的死、常宝的死，除了是个人意义上的死亡，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消亡，是一种价值观的消逝。《不老》和《风流图卷》中，杜克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角色。他是一个政治激进主义者，行事时常不计后果，有许多的问题。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认知也有合理之处。比如他认为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发展个体经济后，社会上会出现见利忘义、欲望横流、这个后果使得他激进而偏执地想要维护思想和生活的“纯洁”，他的行事方式当然是需要批判的。可是对于这个人，叶弥也并非是全盘否定的，而是力求在他身上还原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还有人的历史局限与认知谬误。

《不老》还肯定了自由的重要性。在强调集体精神的革命年代，孔燕妮顽强地维护个人的自由——思想与肉身的自由。在张风毅入狱后和遇到俞华南之前，孔燕妮其实就有了别的恋情。她丝毫没有隐瞒这一点，张风毅、孔燕妮和俞华南对此都有共识，认为彼此是自由的。孔燕妮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又很看重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她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寄钱给白鹭农业中学和安徽旱灾的地区。对于历史与个人的创伤记忆，她并没有很好地摆脱或遗忘；她也无法很好地相信未来，而是对未来有一种恐惶。可是，她又有一种顽强的未来意志——渴求未来能朝着她所期待的方向去发展，渴求未来有她所看重的爱、美、自由、宽容，渴求未来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

对于孔燕妮，叶弥显然是整体上认可的，她是叶弥所偏爱的、倾注了大量心血与情思而塑造的人物。从读者的视角来看，这也是一个颇有光彩的人物。然而，即便是孔燕妮，深深意识到自由和宽容之必要的孔燕妮，也一度有过激进的时刻。那就是她意识到即

将来的经济开放可能会带来欲望的泛滥，个体可能成为自私的利己主义者时，她非常强调德性和美育的必要，想着力塑造民族的美好心灵。孔燕妮还认为，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曾造成了人性的扭曲，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人极其需要懂得欣赏美，能独立思考，有爱的能力。这种思想的、情感的准备，甚至是改革开放得以真正实现的前提。在面对杜克的激进时，孔燕妮的看法是理性的，她清楚地知道杜克的问题所在。然而，当孔燕妮基于上述原因而试图上街宣讲讲卫生、谦让、用词文明等公德教育时，她同样显得过于急切。和杜克不同的是，她很快认识到了自身所在的问题，也勇于承认不足并改变。她很快就明白了，她现在要做的是顺其自然，是渐进地推动改变。

希望诗学，颂歌与哀歌

在《不老》中，叶弥并非只是想复原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而是在书写中呈现对过往历史和当下生活的省思，也包括对未来的预见与期待。

《不老》有一种关于历史的希望诗学，有一种关于生活的希望诗学，是一部蕴含着对话理想和对话精神的长篇小说。这种对话的属性，主要是通过多种不同的声音构成和呈现的，作为对话基础的自由和理想，则通过彼此对立矛盾的、调和的或互补的声音建造并维护起来。通过人物的对话，也通过他们的生活与行动，《不老》呈现了时代的基本情绪和思想风景。叶弥也本着历史理性和历史情怀，与历史进行交谈，倾听历史的回声与时代的先声。她以内心镜像表现时代镜像，以心灵史与社会史相融合的方式，写出了大变革时代的平静与暗涌。

巴迪欧主张，艺术、科学、爱与政治，是人类走向真理的四种途径。沿着任一路径去寻求，人类均可能上升至更高的命运刻度。在《不老》中，叶弥借助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又对爱、政治与科学等命题展开书写和思考，展开对真理的寻求。《不老》是爱的颂歌，极大地肯定爱的意义与价值，认为人因有爱、能爱而能够抵御时间对身心的磨损，能够因此而不老。《不老》又是爱的哀歌。爱是不够的，又总是充满困难与考验的。爱还时常会被恶的力量所损毁。《不老》中就涉及很多这样的情形。《不老》既写了爱的在场，也写了爱的离场与缺席；是爱的颂歌，又是爱的哀歌。

■创作谈

现实主义对小说来讲是个危险的词。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只要号称是现实主义的小说，都会让人拿来与现实比较，看它是否忠诚于现实。但作家笔下的现实也许与读者看到的现实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不应该成为分歧和对立的种子，而应成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真正交流，就如两条活泛的流水一样互相流通。正是这部分不一样的内容成为了小说的意义，或者作家正努力使之成为小说的意义。

那么什么才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不一样”呢？

毋庸讳言，放眼当今中国，文学艺术已走入高雅殿堂，但为什么走入殿堂后反而显得捉襟见肘呢？虽也喊着现实主义，但与现实越来越隔阂。举一些地方戏的例子来说，以前的地方戏，都要“跑码头”。拿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巡回演出。但它与现在的巡回演出不是一回事，一切都要靠自己，没有地方上的行政机构撑着，也没有同行相助。去的时候灰溜溜地，一身寒酸。如果演得成功了，那就一身闪光灯地出来。

看客、听众为王。他们想看什么，想听什么，满足了，你的戏就成功了。这就是现实，哪怕你演的是古人，或者不存在的牛鬼蛇神。演员和看客听众之间互相靠拢，达到审美的高度一致。这个时候的你，是托腮心灵感。还有另一种成功的途径，就是你的戏出于你对时代的精确把握和热情展现，你的认知虽然出乎看客、听众的意料之外，但你在舞台上的真诚还是获得了他们的认可。这个时候的你，是传播真理者。

但有时候，在文学艺术面前，看客和听众成为了需要被教育和塑造的一方。也许文学艺术认为大众的趣味和道德标准都要在看戏和看书中才能提高，那么这种“不一样”的差距就是对立的，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贴近生活，照顾观众和读者的感受成为了“迎合”、“妥协”、“谄媚”。甚至认为观众和读者永远是要你去打动的的一方，这是文学艺术神圣的使命。

很多时候，在文学这边，你会看到奇怪的现象。有些作家一味追求用来解释文本的概念，他们迷失在一些漂亮的词语里，如“国家、民族、责任、道义……”或是“叛逆、失落、迷茫、抵抗、阴影……”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它们看似与现实密切相关，但因为迷失而导致片面，其实无法用这些词抵达现实主义的内核。

现实主义的文学有一个最大的内核，就是梦想。现实主义最终的路径是通向梦想。人类取得的各种成就，与梦想是分不开的。从梦想可以再次出发到现实之中，用梦想改变现实是人类的重要本能之一。

我在《不老》中写了一件事，女主角孔燕妮因为不满意某一次警车开道的噪音，头脑发热，把那辆警车拦了下来。然后她就被带到警局去了，在公安局里待了一夜。第二天，她的男朋友俞华南去公安局领她出来，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

俞华南一见孔燕妮就说：“你的行为很奇怪。非常奇怪。这是一个大问题，你昨天夜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孔燕妮说：“我想过了。我是有点奇怪。”

“不仅仅是奇怪，还暴露了你个性上的弱点。”

“什么弱点？”

“你想要的是世界一片净土，这是一种荒唐的理想主义。我们吃了理想主义很多亏了。只要有人，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有你幻想中的净土。”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发生许多让人不明白的事。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任何地方。如实描写这样的事，就是现实主义，但现实主义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梦想的内核。这是超越现实主义的，是现实主义的精神所在，是现实主义的灵魂。

我在《不老》里面写的这个细节，俞华南批评孔燕妮，不是为了否定她，而是为她担忧。这个担忧如瀑布一样，从时间的悬崖上飞流直下三千尺，冲进我眼前的生活。

这就是小说的现实主义一种，包含着危机，因为许多事情一有现实的影子，就周而复始，不停地轮回。似乎轮回才是唯一的路径。这种局面使我怀疑，现实已在，梦想何来？这时候的我愿意放弃一些执念，哪怕迷失在一些漂亮的词语中也好。苏州的灵岩山上有一块颇像乌龟的大灵石，头朝着太湖方向，名叫“乌龟望太湖”。它就那样望着太湖，几千年下来，太湖始终映照在它的眼里，却总是那么远。莫非现实和梦想的距离就是这么远？看得见，摸不到。

大约十年前，我每个星期要去灵岩山爬一到两次山。“乌龟望太湖”在我必经的路上。每次看到这块大石头，总是让我又气又恼又难过，后来为了不再见到这块痴心的石头，我就不去爬灵岩山了。过了一阵子，我梦见了这块石头，它变成了真正的乌龟，慢慢爬向太湖。当我从这个孩童式的梦中醒来时，我丝毫没有谴责我的幼稚可笑，反而长长松了一口气，谁说梦中复活的石头没有价值？我记得在梦中看到乌龟迈开腿的一刹那，我的灵魂一下子被它点燃了。我认识了什么是点燃，我会牢记这种点燃，有生之年我会寻找这种被点燃的感觉。

梦想的特质就是奇迹。一滴水永远会梦想着进入大海，这是一滴水的本能。因为没有真正进入大海，一滴水是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的。进入大海，这滴水才会明白，水的世界有多大，它如何融合、求存。

奇迹到处都存在。譬如地球上的水。地球以前是不毛之地，在地球的岩石期，彗星每天都撞击地球，使地球变得灼热无比。彗星带来的冰晶变成笼罩在地球上方的水汽。猜想那时候地球的梦想应该是和平与清凉吧。后来有一天，地球的梦想实现了，彗星不知道为什么不撞地球了。然后地球开始冷却，水汽变成暴雨落下成为海洋，使地球成为太阳系里唯一蓝色的星球并且孕育人类。

小说自带理想主义，本身就是奇迹。或者说，人类本身就是奇迹，所以我们会不断地梦想，让梦想成为奇迹。

■第一感受

穿越时光的温情与疼痛

——读杨怡芬长篇小说《离觞》 □郭 艳

《离觞》是一口气读完的，这个长篇有一种神奇的叙事魔力：战乱纷飞的时空架构中，乱世中离乱人的命运强烈地吸引着你，让你回眸那个被无数次反复叙述的年代。那个年代是如此动荡、贫瘠和闭塞，又是如此笃定、丰厚和阔大。小岛上处于大变动的男女主人公们似乎是迟钝、茫然和焦虑的，同时又安然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在乱离中，他们那种对于日常安稳生活的贪恋和痴迷，对于时局和政局不甚了了的盘算和计划，在新旧伦理嬗变中灵活应变的生活智慧和执着个人追求……这些让人读来心生一种怜惜的疼痛感以及深度的怅然若失。读着读着，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其实作为被抛入历史中的人，谁不是像蝼蚁一般在命运中随波逐流，只不过《离觞》聚焦了这种蝼蚁般的命运，以特写的方式凸显乱离世间激烈的爱恨情仇，彰显个体选择的偶然性对于自己身世命运的影响。作者书写一代人的离殇之痛，离殇中最疼痛的不是离别而是离别中的不自知、不自觉和无法自我体认的命运悲剧。

这部长篇小说叫做《离觞》，写的是“离别”之殇，而文本内核则是和殇字含义相反的“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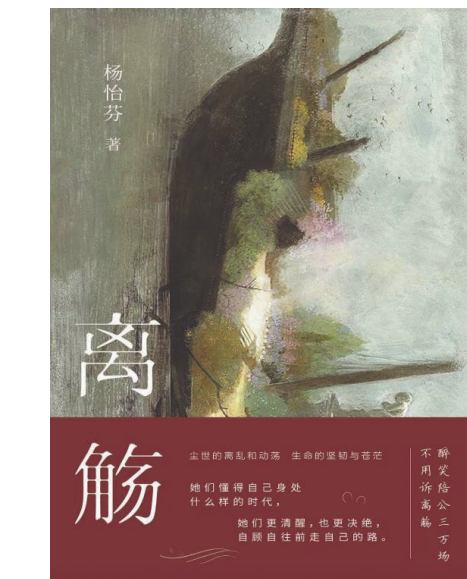
字，通过写相聚之情去去道想离别之殇，写日常的温情是这部长篇起笔和止笔的地方。小说第一句写道：“潘绮珍把她的同学李丽云请回家来长住，应对军队征用民宅。”日常性以陈述句的形式落到了文中，也带着80多年前人情世故的策略性。故事在潘家祖屋的几进屋子里发生，文本在殷实商家大小姐和破落地家庭独立少女的同学情谊中延展。一饮一食、一卧一眠，休闲散步、沐浴更衣……少女心思在若远若近的海浪声中刻画得绵密细致。接着，银行职员郑景润带着更多战乱气息和金钱的味道进入场景，他和李丽云之间那种带着饮食男女烟火气的丝丝缕缕，让读者触摸到两个好人之间的情义与情义中的心机和躲藏，似有情情的日常以及似无情的离别，这些都让人唏嘘不已。宋以文一家出现在定海，带着更多战争和乱离将至的隐喻。文本正面写宋太太秦怡莲在潘宅孤身持家的精明与坚韧，她与李丽云、潘绮珍以及潘家众人极其妥帖的应对关系，在战乱隳颓中依然安稳持家的定力，在丈夫的疏离与背叛中做了一个妇人所能做到的果断与绝然。女性之所以能够称为地母的原因在于：她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这些在秦怡莲这个中国妇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秦怡莲总是把握手里能够把握到的东西——日常与温情以及这两者背后的决断与狠辣。其实日常的温情是需要对很多不切实际的虚妄和无法得到的理想断舍离的。所以在秦怡莲这个人物出现之后，潘绮珍的开店、李丽云的个人选择乃至众人从定海向更加遥远的异地他乡的远离……这些都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因为自始至终，秦怡莲是那个最有情又最无情的日常与温情的守护者。

这个文本中，原本以独立女性出场的宋安华却最终和自己妥协，在乱世中和宋以文以肉身取暖，抓住最后一丝虚妄的梦想。宋安华的这种选择对于她一直坚守的个人独立性来说，恰恰陷入了某种混沌盲目的悖谬之中，两个人最后的世俗狂欢亦是他们对爱情死亡的祭奠。潘绮珍的独立源自于开明和富裕的家庭，她的命运轨迹是沿着家族整体走向的，她不过是自己家族的一个粉色倒影。李丽云坚守自己对于个体独立的追求，她在乱世中的处变不惊，更多来自于无法改变自身环境的无力感。男友或者情人的照顾既是不愿意接受的，又是她无法真正信任的。

由此，对于李丽云来说，乱离只是一种状态，她这种人会适应命运给予她的各种状态，在隐忍、坚定与审慎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小说文本在对乱离世的摹写中，依然关注女性命运与独立性之间的纠结，凸显出女性物质独立之艰难与个体命运选择的尴尬。这是一部非常温暖的作品，带着母性的视角，摹写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义。真实的情义在当下是匮乏的，对于这些情义的摹写更是稀缺，因为人们早已不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非功利性的情和义。怡芬带着一颗真心去写乱离时代定海岛上的男女，他们犹如后庭花的浅斟低吟和唧唧我我，凸显出了当代作家对于那个时代好奇而同情之理解。在这个长篇中，男性似乎都作为背景和阴影存在，而这些背景和阴影又都带着温和与善良，衬托着几个女子颇为离奇的罗曼斯叙事。对宋以文这样的军人于家国而言，更多是悲哀落寞的影子；郑景润、王天锡都是那个时代寻常的男子，顺势而为服从命运的安排；刘仲瑞是一抹时代的亮色，所谓西方绅士与东方男子气概的结合体。这样的好男儿大多有着轰轰烈烈的人生剧本，可惜往往只属于历史而非生活。文本写



出了动荡岁月中，人之于生活的真切热爱，生活之于人的日常侵蚀。即便是真的面临大动荡甚至于大的战争，人心也在犹豫与恍惚中延宕着，希望乱离和悲伤来得更慢点、更慢点、更慢点……《离觞》通过封闭小岛的离乱镜像隐喻时代大变局来临的众生相。可能这种乱离对于当事者来说仅仅是离而已，而离的蚀骨疼痛要多年之后才能真正体味，所以才有这本穿越80年时光的《离觞》。

小说的现实主义和梦想

□叶弥